

## 法轮功学员参加西雅图海洋节大游行

【明慧网】美国西海岸最大的节庆活动之一——夏季海洋节“炬光”大游行，2013年7月27日晚在西雅图市中心隆重登场。今年的第64届海洋节大游行有106个团体参加。法轮功队伍由气势宏大的“大法船”花车、舞狮、鼓队，以及功法演示组成，深受观众欢迎。这是法轮功团队第9年应邀参加该游行。

当法轮功学员的“大法船”花车驶过时，观众热情高涨，他们对着法轮功队伍欢呼、鼓掌、学“法船”上学员的炼功动作。

当晚大约有30万现场观众和70万电视观众观看了游行。◇



## 北京街头的“退党声明”

【明慧网】每年的7月1日，中共都在宣扬、庆祝其所谓“建党日”，然而今年的这一天，在北京立水桥旁一处拆迁遗址的残垣断壁上，赫然出现了一张退党声明，全文如下：“王江声明 即日起本人自愿退出中国共产党组织。2013.7.1”。

这篇声明非常显眼地贴在北京立水桥下一处红绿灯路口处，路过的车辆看得清清楚楚。立水桥位于北京朝阳区和昌平区的交界处，车流十分密集，以往这样的声明一出现，就会立即被拿掉。而二十多天来，这篇声明却似乎被清洁工人“忽略”了。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开始觉醒，知道了中共邪党独裁、腐败的本质，不再对其抱有幻想，从这篇退党声明就可以看出中共邪党已经失去民心。◇

## 一个肾移植者证实： 所摘器官是法轮功学员的

【明慧网】在北京周边某市有一个肾移植者，与一法轮功学员的丈夫是好朋友。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取暴利的罪行曝光后，这位法轮功学员问他：“你知不知道所摘器官是谁的？”他说：“知道，是法轮功学员的，是一个23岁小伙子的。”这位法轮功学员听后非常震惊，于是又详细地问了一些情况。

那是在2004年，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得了肾衰竭，在当地医院做透析。一天，他遇到一个做过肾移植手术的朋友刘某某。这个朋友当时就介绍他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医三院）做肾移植手术。

这个人去了北医三院。他说：这个医院的大屏幕上展现的是该医院成功移植器官多少多少例，肝多少例，肾多少例，心脏多少例（这些具体数字该人记不清了，中共活摘器官的事被揭露出来后，该院大屏幕上这些内容就被删除了）。当时在医院住院准备做移植手术的有几十人，都是等着做不同的器官移植的。他住院大约一星期左右，就和另一个换肾的人同时被医院拉到了山东日照某医院换肾。当时医院告诉说肾源是“死刑犯”的。但是后来都知道是法轮功学员的。

据这个人说：当时这个医院有几十人同时做不同的器官移植手术。做完后没几天，患者身体还没恢复好，就被撵出院了。因为医院又来了一批准备做移植手术的患者。这个医院当时就是这样一批接一批地做。◇



奥地利法轮功学员曼多哲

## 奥地利的曼多哲：坚信法轮大法是正道

的屋里发现了《转法轮》，这本书是他妈妈两年前在德国汉堡遇到法轮功信息日活动，出于兴趣带回来的，搁置一旁直到被儿子发现。

翻开《转法轮》一读，曼多哲就笑了，因为他马上意识到他找到了自己要寻找的大道。他上网找到法轮大法网站，找到他所在城市炼功点联系人的电话，打电话过去说要学功。就这样曼多哲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之路。问及法轮功现在对他意味着什么，曼多哲果断地回

答说：“法轮功是我的生命。法轮功让我知道我是谁、怎么做真正的自己。”

曼多哲说自己五年前刚开始修炼几周后就开始参与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的活动了。问及他最开始知道法轮功被中共流氓政权迫害时的感受，他说：

“我在网上看到真善忍国际美展的几幅画，我感到很震撼，画面上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让我即刻想到耶稣基督和其他被迫害的圣人，让我想到恶者出于无知在迫害神明。我心里感到非常悲伤，同时又感到些许欣喜，因为我看到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没有屈服、没有害怕，仍然坚持做他们自己、坚持走自己的路不动摇，这给我很大的激励和力量，鼓励我象他们那样保持勇气。我坚信自己找到的法轮大法是正信、是正道。”◇



油画《正义之场》，董锡强。十多年来，无论酷暑炎炎，还是风雪交加，一群老妈妈坚持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炼功，向世人展示法轮功学员的理性、祥和和善良，让人们知道法轮大法好，希望尽早结束这场严酷迫害。

【明慧网】笑起来阳光灿烂的奥地利青年曼多哲（Mendoza）26岁，父亲是奥地利人，母亲是墨西哥裔奥地利人，他会说德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等多种语言，修炼法轮功已经5年了。

接触法轮功之前曼多哲曾练了1年太极，他本想寻找一门能够内修的功法，但发现太极只是教人动作，失望中他的太极练习停下了。5年前的5月13日，一个偶然的机，他在妈妈

## 修法轮大法 我摆脱了“不死的癌症”

【明慧网】19年前，在一次事故中我的大腿骨折，动静脉断裂，在医院手术做了将近7个小时，输血3200毫升，临出院前检查时发现是无菌型缺血性股骨头坏死（原因是没得到及时治疗）。听到这一诊断我如雷轰顶，我知道这种病的严重后果，那是不死的癌症。

我才40多岁，孩子又小，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我痛苦万分，吃不好睡不好，由于着急上火又得了泌尿系统感染，尿血，急性肾盂肾炎。受病痛的折磨身体和脸部臃肿，头发花白，40多岁的人却象60多岁。一家之主啥也不能干了，家里外面的担子都压在妻子一个人身上，活着有愧呀！我不甘心，我去医院买药，打听偏方，朋友介绍学练气功（以前根本不相信），找气功师调病，每次都是

怀着希望而去，却失望而归。好顿折腾也没什么效果，最后也就泄气了。

97年7月朋友来我家串门，劝我修炼法轮大法，劝了3次，我才表示愿意炼，他把《转法轮》送给了我。

刚走入修炼，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凡是有病的地方都有不同的反应，有的反应重，有的反应轻。我也没有治病的心，只知道看书炼功。很快我扔掉了双拐，身体轻飘飘的，我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

我家开了一个小店，负责给顾客代充液化气，要去顾客家取罐，灌完气再给送去。充满气的罐重63斤扛到六楼，年轻人都受不了，而我一个50多岁的人不冒汗，稍微有点喘，人们都称赞我的身体好，这都得益于修炼大法。第一次送罐时，老伴担心地问：“你的股骨能行吗？”我说：

“没事，修大法早好了。”以后她再也不问了。一次我外出办事，遇到我们单位一个同事老远地喊我，到了跟前他说：“我看了老半天才认出来是你，咋整得年轻了？你的腿好了？不拄拐了？”我说：“全好了。”他问：“在哪治的？”我说：“是修炼法轮功好的。”他以为我跟他开玩笑，我告诉他是真的。他说：“这么神？”我说：“修大法就是神奇，得真修，按大法要求去做就会有神奇出现。”我告诉他给顾客灌气连取再送对于我来说神不神？他说：“真神了。”他接着说：“你刚出院那几年简直不成模样，没想这几年变化这么大，法轮功真了不得。”我给他讲了我修炼大法的事和共产（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他说：“别听（中共）那些，好好炼吧。”◇

# 我幸运的醒来了 而弟弟却没有

李希良给天津市政法、司法部门的公开信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我经历了十一年的冤狱回到家中（监狱看我身体虚弱，和家属商量“保外就医”），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我回家后才得到了一个消息——我弟弟李希望从看守所到港北监狱仅仅十天时间就失去了生命，我还是要问问：他是怎么死的？

据我妹妹（李希望的二姐）讲，在希望临近去港北监狱之前接见时，那时希望的身体状况很好。可是在到港北监狱仅十天时间就被活活的折磨死了。医院的死亡证明的死亡原因一栏仅仅写着——“猝死”！我听说也有一位被打死的邢台法轮功学员，那个死亡证明的死因一栏，写着——“呼吸心跳骤停”。我咨询了医生，他说“这不叫死亡原因，是在掩盖死亡原因，含糊其辞，玩文字游戏”。大概哪个人死亡，都可以这样填写死亡原因吧？！这些医院几乎成了包庇犯罪的帮凶。

或许我今天能在这里发问，只是一个幸运吧。二零零五年十月，我曾在港北监狱五监区一分监区因为制止播放诽谤大法的欺骗性宣传广播，被关进禁闭室，在加戴手铐脚镣的情况下，被张世林等指使的六、七个包夹犯人毒打。被打几个小时中，我昏死过去两次，后被他们用药灌醒。这就是我亲身经历的发生在港北监狱的太多暴行迫害中的一幕。我今天不讲出来，八年过去了，有谁能知道这些被掩埋的港北监狱的罪行呢？是不是我的弟弟李希望就是遭受了类似甚至更残酷的暴行伤害？是不是我们的区别只在于——我幸运的醒过来了，而他却没有醒来？！

我听说监狱给李希望施加了一种叫“地锚”的酷刑，是用铁板制成的管桶，将希望的两条腿至臀部象桩子一样直立固定在地上，两腿不能弯曲，再用手铐将人的两只手铐在地上，希望被迫弓腰在地上，腿一点都动不了，被恶警“锚”了十多小时（而这种酷

刑对人的折磨的极限是两小时）。到半夜零点，他才被发现已经死亡。

我听说港北监狱在把李希望迫害死之后，为掩盖罪行，假造死亡时间，还上演了一幕抢救尸体的丑剧。

我在港北监狱时，就知道，弟弟被转到港北监狱后，天津市六一零来了一个人，放下一句话“这个人，给我往死里整！”可以看到，港北监狱也是很忠实、听话的执行了“往死里整”的命令。正因为这六一零官员的一句话，才有了三十五万元安抚性质的赔偿金中，有民政部给的十万，监狱管理局给的十六万，而监狱只掏了不足三分之一的九万，这样的“分担罪责，共同赔偿”的决定。

我了解到关于港北监狱的罪行，有一个举报信，后来举报信里涉及的十多位当事受害人，有近十位各自签名或写出证言，共同作证，关于港北监狱的“地锚”、殴打等酷刑犯罪行径是真实存在的。然而天津政法系统负责人竟没有对大量证人和大量证据线索，实施应有的调查。还有一封举报信，举报了李希望是被地锚酷刑折磨致死的真相。后来又有聂宝利、樊建明，写出投诉检举信《我有责任站出来配合对港北监狱酷刑犯罪的调查》，站出来证明港北监狱的罪行。

之后刚刚出狱不久的李希望妻子，也就是我的弟妹，不忍看周向阳

再被残害，悲愤地写下《不要让失去丈夫的悲剧在另一个家庭重演》的申诉信，再次提出了李希望之死的事实。

时至今日，对于港北监狱存在大量酷刑犯罪的举报和举证，仍然没有责任部门真正调查，相关的犯罪嫌疑人张世林、宋学森等人并没有被依法惩处。这是不是司法部门负责人在渎职，在包庇？

朱文华是在港北监狱被活活打死的，可叹没有亲人为他申冤。现在我作为李希望的亲哥哥，在此我要求港北监狱公开致我弟弟死亡的过程录像，我的这封信，也再次证明张世林所犯的罪行。我要求相关部门调查港北监狱致死我弟弟的犯罪嫌疑人张世林、宋学森、黄鹤等恶警对我弟弟李希望犯下的故意伤害致死罪行，还我弟弟在天之灵一个公道，让世间良善少一份冤屈！

李希望之兄：李希良

二零一三年七月

## 事件背景：

天津市河北区个体业主、法轮功学员李希望，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与妻子陈丽彦一起被中共恶警绑架，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八日被劫持到天津港北监狱，仅十天就被“地锚”酷刑折磨致死。

李希望因坚定的修炼法轮大法，曾被非法判刑八年，因不放弃信仰，在天津港北监狱（现改为滨海监狱）被残酷折磨了整整八年，九死一生，受尽了各种酷刑，耳朵被打的失聪。恶警曾经把他的双手用手铐铐在柱子上，人趴在地上，两脚戴最重的脚镣，一脚高一脚低的半空绑在两个柱子上整整二十八天。给他解下来的那天，他大小便早已失禁。此事震惊天津港北监狱，恶警们没想到他还活着，一般人受此酷刑没有活过五、六天的。

而二零一一年这次再次被关入港北监狱，李希望没有从非人的“地锚”酷刑中幸存，离开了他的妻子和儿子。李希望的生前好友们一直要求追究迫害李希望的不法人员的刑事责任。



# 新华社记者的造假“任务”

河北省任丘市的法轮功学员袁玉阁，曾揭露过中央电视台三台及任丘市电视台对有关她个人的报导失真的事情。中央电视三台于1999年8月10日左右报导了如下内容：袁玉阁，河北省任丘市人，因炼法轮功走火入魔，精神失常，抱着孩子一起跳进了白马河。

袁玉阁自己澄清说，“1998年某日，我骑自行车接在东关上学的10岁的儿子回家，路过通向白马河的小沟上的一个小土桥，桥上没有栏杆，当时放学的孩子很多，自行车又没闸，因躲孩子掉在桥下的土坡上。当时骑的自行车是借的本村老黑大伯的，有许多人在场，有史胡村诊所医生，这个诊所就在小桥北几米。”但是，记者为了编造打压法轮功的素材，把采访袁玉阁本人时的原话全部改动，编造弥天大谎说：“袁玉阁学炼法轮功走火入魔，抱着孩子跳进白马河。”袁玉阁事后问来采访记者，电台报导失



象中共历次整人运动一样，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是以舆论抹黑开路。1999年大陆媒体充斥着“自杀”、“杀人”等诬蔑法轮功的“新闻”，号称“1400例”。

真，你得有职业道德，该记者回答说，“上级有任务，完不成任务没有奖金。”

记者的良心哪里去了？做人的起码道德哪里去了？造假文化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癌症和毒瘤。人们在纳闷，为什么中国的假冒伪劣层出不穷，为什么有人敢往婴儿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为什么新华社的记者会“堂堂正正”造大假……是啊，太多的为什么，中共到底要把这个民族引向何方呢？

道德是抽象的，然而，却是最实在的，体现在生活中的每个人、每件事上。假新闻和有毒食品都只是表象，更深层原因是中国社会的道德被中共毒害了。

抛弃中共，重拾传统道德，对中华民族来说，从来没有这么紧迫过。（文/何远村）◇

郑板桥早年家贫，一年除夕，他去屠户那里赊了一个猪头回来，正想下锅，屠户贪利，又欺他穷，就赶过来把猪头要了回去，高价卖给了别人。为此，郑板桥一直记恨在心。

后来，郑板桥到山东范县做官，特别规定屠户不准卖猪头，以示对屠户的惩罚。夫人闻之，感到丈夫处事不当，就想了一个办法规劝丈夫收回规定。

一天，夫人捉到一只老鼠，就用绳子绑住，吊在房间里。夜里老鼠不住地挣扎，郑板桥一宿都没有睡好觉，便埋怨夫人。夫人说，她小时候好不容易做了件新衣裳，被老鼠咬坏了，这也是对老鼠的惩罚。郑板桥听后，笑道：“兴化的老鼠咬坏你的衣

## 郑板桥知错就改



裳，又不是山东的，你恨它是何道理？”夫人说：“你不是也恨范县杀猪的吗？”郑板桥恍然大悟，表示要知错就改，收回规定，并且吟诗一首：

## 闲话“自动退团”

面临全球退党（团、队）大潮，有人提出，我不交党、团费，早就自动退党、退团、退队了，还用退吗？

您看，“自动退”，那个“自动”就说明不是您“主动”退的。而且，这个“自动”还是中共自己规定的。说个笑话，如果哪天中共宣布“自动”退团的全部恢复团籍，您不又是团员了吗？所以，只有“主动”退出，才是您从心里真正退出了。

您知道吗？您加入党团队时，在血（红）旗面前，发了把生命献给中共邪党的毒誓，就是把生命交给它了，就被打上“兽记”，就是邪党的一分子，您不声明退出，就抹不掉“兽记”，邪党解体时您就会受到牵连。所谓的自动退队、退团那是人世间的中共组织形式认可的，不是神认可的。所以凡是入过党团队等组织的人都要主动声明退出来，有行为的表示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才能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住性命！

“贤内忠言实难求，板桥做事理不周。屠夫势利虽可恶，为官不应记私仇。”

古代的人读圣贤书，追求做正人君子、圣贤者，向道德高人看齐，遇到矛盾、问题会自觉地向内找，“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知错就改，谁也不会说这人不好，反而会认为有度量，道德高尚。今天的中国人不是这样，被迫接受的是中共党文化教育，读的是被用谎言与暴力编写的教科书，遇到矛盾、问题只会找别人的不是，用争斗的办法解决问题，对的永远是自己，错的永远是别人，无理也要犟三分。和中国古代承传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相比较，正与邪，是与非，一目了然。◇